

巴斯克認同之形塑——探討媒體對語言與文化的影響

張語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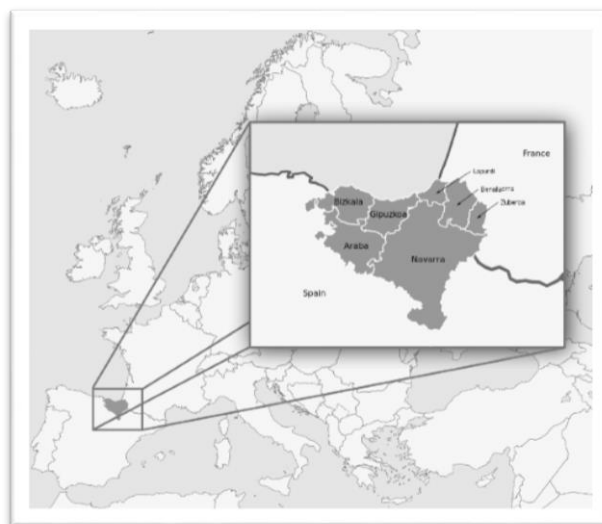
前言

「語言」不僅是國家認同的核心要素，亦是建構身份認同相當重要的因素（Edwards, 2009；Fishman, 1989；Sheyholislami, 2010）；

「國族認同」藉由居住在同一社區的人，使用相同的語言而存在。語言之所以重要，乃因我們都得藉此與他人討論、分享我們的身分（Clément et al., 2005），而媒體又恰巧能作為一種工具，用以強化公眾對其社區使用之語言的意識（Fisk and Hartley, 2003）。然而，語言如何透過媒體獲取關注，必須符合新聞業的特定規範，故反映出不少歐洲地區少數民族媒體不足的原因（Agirreazkuenaga, 2012）。

據 Garabide Elkarte (以下簡稱 Garabide) 發行之《新聞媒體》(The press and media) 所述，媒體是當今最能彰顯語言內部生命力與凝聚力的工具。媒體同時也是傳遞意識形態、影響文化與社會的管道，其傳達的資訊不囿於間歇性的詮釋，而是更切合實際的現實。當地媒體則具可近性，能更貼近一般民眾，扮演一地區的中心角色，巴斯克自治區¹（巴斯克語：Euskadi；西班牙語：País Vasco；英語：Basque Autonomous Community，以下簡稱 BAC）(圖一、圖二)即為一例（Sheyholislami,

2009）。有鑑於此，本文欲探討歷經佛朗哥（Francisco Franco）政權近四十年語言剝奪的巴斯克人，究竟如何選擇並應用媒體來翻轉劣勢，又是如何善加利用廣播，找回巴斯克民族認同（Basqueness），促成巴斯克語的統一，使其常態化（normalize），回歸大眾生活。



圖一：巴斯克地區（Euskal Herria）；巴斯克自治區（Basque Autonomous Community）位於西班牙境內。

圖片來源：

https://commons.wikimedia.org/wiki/File:Basque_Country_Location_and_Provinces_in_Europe_Map.svg



圖二：巴斯克旗幟

媒體定義與其重要性

國家教育研究院對「媒體」的定義如下：

「媒體又稱為媒介，譯自英文 *Medium*，*Media* 則為其複數型。英文之 *Medium* 源自於希臘語，具有居於兩者之間的意思。在傳播理論發展後，即用於表示在傳播過程中，用在傳播訊源（*source*）與訊息接受者（*receiver*）之間，承載訊息的中介物，如報紙、影片等。」

傳播理論學界著名的麥克魯漢（*Marshall McLuhan*）及其廣為人知的「媒介即訊息」（*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.*），強調媒介本身並非中性，甚至較訊息本身更為重要。而媒體消費是建構身份的核心（引自 *Agirreazkuenaga, 2012*），對巴斯克人而言，媒體在其復甦語言與文化時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。許多專家認為媒體是意識形態、社會、文化影響的重要來源，能促進「*unity*」與「*uniformity*」（中文皆翻為「一致」），故「報紙、電視、廣播不僅只是對現實的定期詮釋，它們實際上還建構出現實——一個統一、一致的現實（*Garabide c, 2015*）。

媒體為何重要？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。媒體並非萬靈丹，所發揮之成效端看傳遞者的智慧，當然也視接收者的吸收與否。歐洲與南美洲最大的不同在於，「語言」在多數南美社群中，不具備如同歐洲文化傳統的中心（*centrality*）地位。今日歐洲也迥異於十九世紀的歐洲，種族融合導致差異愈趨模糊；然而

血脈相容的過程中，語言並未消失，反倒成為辨別的指標。當前社會針對民族的討論相當熱絡，但也凸顯出一個事實：掌握發聲權的往往都是主流媒體，少數意見遭排除在外，即便是今日擁有無數家媒體的台灣，仍經《路透社》以「付費『新聞』：中國利用台灣媒體企圖贏取寶島人心²」為題，報導中共媒體滲透台灣的情事。因此，少數民族的當務之急，非創建自家媒體莫屬，如此才能用自己的語言、自己的觀點，描述自己的「習俗（*customs*）、世界觀（*world view*）、民俗（*folklore*）、傳統關係（*traditional relationships*）、土地連結（*territorial attachment*）」。這也是本文欲探討的重點：巴斯克人如何善用此工具，將其作為復興語言、文化的利器。

巴斯克新聞媒體

我們必須將巴斯克語帶入媒體領域，假若我們無法將此語言普及至媒體、各行政單位、全國各地，很多人便會繼續對巴斯克語存疑。只要西班牙語通行於彼處，就不會有人覺得還需要說巴斯克語，因說西語即足矣。... ..我們必須創建真正的巴斯克新聞，我們需要一個能透過自身觀點，以一個巴斯克語使用者，講述各行各業等的媒體。我們需要的媒體要能藉由巴斯克的觀點，將我們引入國際，讓全世界的人知道我們的新聞（*Garabide, 2015c*）。

獨裁者佛朗哥統治西班牙的 36 年（1939-1975 年）間，不僅是 BAC 的媒體發展空間受限，連西班牙本身的新聞業也深受影響。彼時國家（state）控制絕大多數的媒體內容，甚至有權審查少數幾間私人媒體，報紙更成為政府洗腦的宣傳工具（propaganda）（Gunther et al., 2000）。一直到二戰後的 1950 至 1960 年代，國內經濟逐漸起飛，中產階級興起，西班牙自由化（liberalization）的漸進，《新聞法》才於 1966 年通過，舉國才逐步迎接媒體自主（media autonomy）（Lewis, 2008）。

全巴斯克文發行的期刊首見於戰後 1950 年代，先是由神學院推動，而後則由大學學術界接手。該時期成立的兩大重要期刊至今仍屹立不搖，分別為人文社會議題相關之文化期刊《Jakin》（“Know”），以及前身為《Zeruko Argia》（“Heavenly Light”）的週報《Argia》（“Light”）。

隨之而來的是巴斯克廣播電台轉型的開端：1950 年代的廣播內容以宗教、體育、文化主題為導向；1960 年代首次抽離郊區生活，轉為都市題材發聲，其中的先驅為《Loiolako Herri Irratia》（“Loiola People’s Radio”）。1976 年，位於聖塞瓦斯蒂安（巴斯克語：Donostia；西班牙語：San Sebastián）與 Loiola 的 Herri Irratia 電台，聯合舉辦「24 Orduak Euskaraz」（“24 Hours in Basque”）的活動，旨在提高民眾對全巴斯克語電台的支持。1980 年代，法國巴約納（Bayonne）出現了 Euskadi Irratia

（今屬 EITB 網絡）、Irulegi Irratia 與 Zuberoko Botza，遂開啟全巴斯克語廣播電台的時代。

電視、廣播電台對巴斯克文化的進展十分重要，假若巴斯克人無法用自己的語言，對內、對外說自己的事，試想世界上的人如何認識他們？又有誰會為他們發聲？如今巴斯克的電視、廣播題材不再侷限於文化、體育等軟性議題，轉而涉獵日常生活的所有領域，甚至對影視業，如：電影製作、配音等，以及影劇學校發揮正面功效——協助新聞工作者、編劇、演員、製片等專業技術人員的培訓——反映出巴斯克媒體趨於常態化的同時，亦有助於形塑巴斯克人的文化認同（Garitaonandia et al., 2007）。

巴斯克廣播和電視公共集團

1982 年 5 月 20 日，巴斯克議會一致通過建立巴斯克廣播和電視公共集團（Euskal Irrati Telebista，以下簡稱 EITB）（圖三）的法案，同年 11 月 23 日，Euskadi Irratia 正式放送。EITB 成立之目的是為回應 BAC 的自治權，使其享有「規範、創造、維護自己的電視、廣播與新聞媒體，以及一般而言，藉由任一大眾媒體實踐目標的權利」（Larrondo et al., 2012; Garai-Artetxe et al., 2016）。



圖三：EITB 標誌。

圖片來源：
https://commons.wikimedia.org/wiki/File:Eitb_corp.svg

EiTB 集團旗下共有五個電視頻道 (ETB 1、ETB 2、ETB 3、ETB Sat、Canal Vasco)、五個廣播電台 (Euskadi Irratia、Radio Euskadi、Radio Vitoria、Euskadi Gaztea、EiTB Musika)、一個網站 (支援巴斯克語、西班牙語、法語、英語) 與 Digital+ 平台。就電視頻道而言, ETB 1 與 ETB 2 分別為全巴斯克語及全西班牙語的頻道; ETB Sat 提供歐洲 8,700 萬的民眾, 能透過 ASTRA 衛星於家中收聽; Canal Vasco 則將觸角伸及美洲³。

EiTB 五個廣播電台其中的三個基地分別位於 BAC 三個省份的首府: Euskadi Irratia 設於吉普斯夸省 (Gipuzkoa) 首府聖塞瓦斯蒂安, 以巴斯克語播報; Radio Euskadi 設於比斯開省 (Biscay) 首府畢爾包 (Bilbao) (圖四、圖五), 以西班牙語播報; Radio Vitoria 設於阿拉瓦省 (Álava) 首府維多利亞 (Vitoria), 專為該省份民眾製播節目。Euskadi Gaztea 與 EiTB Musik 兩頻道則分別服務年輕聽眾與音樂愛好者。五個頻道各司其職, 既親民、生活化, 卻又不失專業。



圖四：Radio Euskadi 外觀



圖五：Radio Euskadi 內部

目前 EiTB 於全歐洲擁有高達 870 萬的收視用戶; 廣播電台的聽眾每日則超過 30 萬人, 已是 BAC 內最大且最具重量的廣播和電視集團。值得一提的是, 此集團仍舊為公營模式: 2004 年, BAC 政府撥的補助款即高達 75%, 可見政府的全力支持 (Garitaonandía et al., 2007)。

少數族群語言

1998 年 3 月 1 日, 歐洲理事會 (Council of Europe) 通過《歐洲區域或少數民族語言憲章》 (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, 簡稱 ECRML), 成為全世界致力保護、推廣此類語言, 唯一並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。此憲章將區域或少數民族語言定義為: 「傳統上通行於一國劃定之特定領土的語言, 為該國人民所使用, 其人口數遠低於國內剩餘人口數, 此語言並與官方語言有所區別」 (Cenoz, 2012)。

少數族群的語言並非依據該語言使用者的數量而定, 而是取決於語言的定位。以加泰

隆尼亞語 (Catalunya；西班牙語：Cataluña) 為例，使用該語者的人數多達 730 萬，遠高於拉脫維亞 (近 200 萬)、斯洛維尼亞 (約 200 萬)、愛沙尼亞 (約 130 萬) 的各國人口總數；然而上述三國使用的語言皆列為該國、甚至是歐盟官方語言，故此三種語言與加泰隆尼亞的語言定位明顯不同 (Cenoz, 2012)。

巴斯克政府於 2008 年的調查顯示，16 歲以上會說巴斯克語的人佔總人口的 30%，而 BAC 中理解但無法流利使用巴斯克語的人卻僅佔 18% (Basque Government, 2008)；2016 年的數據為：巴斯克語使用者佔全巴斯克地區僅約 29.4% (751,500 人)，其中的 93.2% (700,300 人) 住在西班牙，剩下的 6.8% (51,200 人) 則住在法國 (Gouvernement basque et al., 2016)。有鑑於此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(UNESCO) 將巴斯克語列為「世界瀕危語言地圖冊」(Atlas of the World's Languages in Danger) 中的「不安全型」(vulnerable) 等級⁴ (Moseley, 2010)。

媒體、語言、文化、認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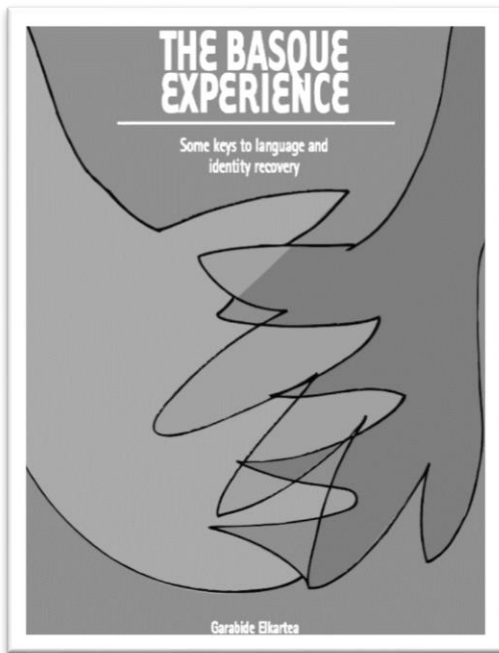
成立於 2005 年的巴斯克非政府發展組織 Garabide⁵，致力分享少數民族語言再興的經驗，堅信唯有透過永續發展、捍衛人權與性別平等，方能復興文化。Garabide 認為語言復甦的過程須由媒體、教育機構、學術界與政府單位攜手合作：回顧巴斯克語的復甦，正是因各界團結一心，此一瀕危語言才得以逐漸重生。

每個時期不免帶來各項挑戰，然而機遇也與其並存，當今的科技正是此一良機，端看巴斯克人如何善加利用 (Garabide, 2015a)。

迄今，巴斯克語言的復興已獲得不斐之進展，故 Garabide 於 2015 年出版了一系列共四冊的《巴斯克經驗》(The Basque experience)，除了是信心的展現，亦宣告著巴斯克人樂於與世界各地少數語言社群分享的決心。以下分別就四冊分析巴斯克人如何善用「語料庫 (corpus)」、「教育」、「媒體」、「文化生產」(cultural production) 與「家庭間的語言傳遞」(transmission within the family) (Garabide, 2015c)，達到復甦語言與文化，進而找回認同的歷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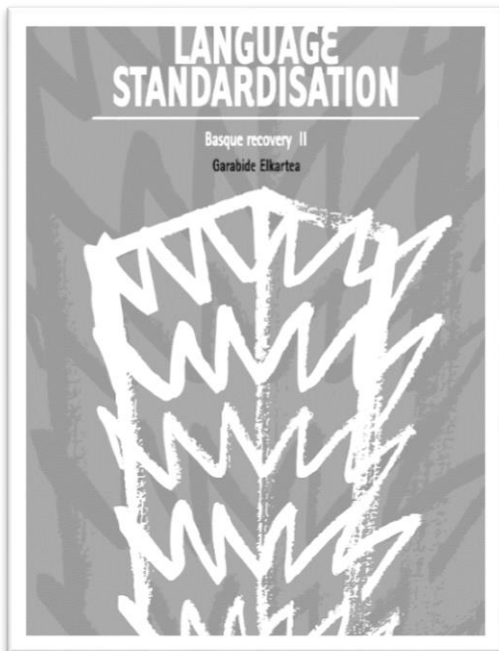
(一)《復興語言的關鍵》(Some keys to revitalize the language)(圖六)：首先點出每個語言背後皆反映出該語言使用者獨特的世界觀、文化，亦反映一社群與外在宏觀及微觀世界的溝通方式，並能向下一代傳承風俗、傳統與文化，表示語言能建構個人身份認同。因此，假如其語言消失的話，便意謂著此民族的歷史、文化也將隨之消逝。

復興語言的關鍵有賴三個 H：頭 (head)、心 (heart)、手 (hands)。「頭」指的是再興巴斯克語成功的關鍵取決於實質的對策與行動；「心」象徵巴斯克語使用者是否願意延續巴斯克語的決心、意志；「手」則標示巴斯克社群中團體與個人的貢獻 (Garabide, 2015a)。



圖六：《復興語言的關鍵》。圖片來源：
<https://www.garabide.eus/english/documents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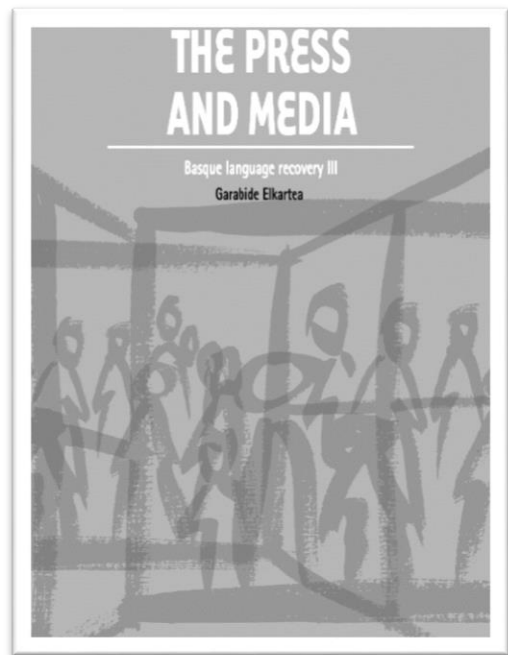
(二) 《語言標準化》(Language standardisation)(圖七)：語言若要維持強健，得從它的根來保護；語言的存續，則有賴教育、文化傳播、大眾媒體及政府政策。



圖七：《語言標準化》。圖片來源：
<https://www.garabide.eus/english/documents>

語言消失前，往往都源自其過於依賴、隸屬於強勢語言。為免此情形發生，語言便有「規範」之必要：基於個別語言共同的核心，排除帶有方言特徵的寫法，當今的西班牙語、英語、德語等皆經歷過相同階段。更重要的是，語言的標準化終究只是個實現規範的手段，而非目的 (Garabide, 2015b)。

(三) 《新聞媒體》(The press and media)(圖八)：復興巴斯克語的過程中，媒體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，過去如此，未來亦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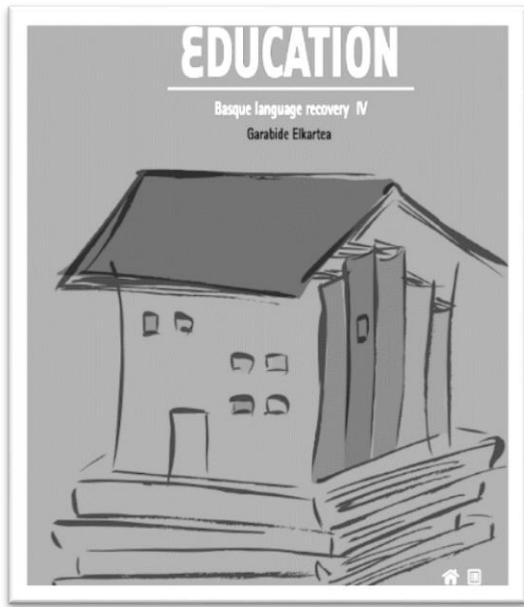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八：《新聞媒體》。圖片來源：
<https://www.garabide.eus/english/documents>

媒體有助於彰顯語言內部的生命力，亦可傳遞意識形態、影響社會文化。以加泰隆尼亞為例，如今其語言之所以可與西班牙語平起平坐，都得歸功於 1980 年代起當地媒體（如報紙、廣播、電視）改用當地語言——加泰隆尼亞語。這便說明了創建使用自己語言之媒

體的迫切，唯有如此，才能真正將自身觀點，闡述給外界（Garabide, 2015c）。

（四）《教育》（Education）（圖九）：除了媒體能對語言發揮影響，教育亦功不可沒。巴斯克語的發展於教育領域扮演要角：它不只是個學科，還是教師用於教學的語言。



圖九：《教育》。圖片來源：
<https://www.garabide.eus/english/documents>

巴斯克議會於 1983 年通過法律，規定在其管轄的三個省份（吉普斯夸、比斯開、阿拉瓦）內，所有兒童都應有機會了解、學習巴斯克語及西班牙語。學校因此設有三種「語言模式」（language models）：A 模式規定除了巴斯克語外，所有科目應以西班牙語授課；B 模式為西班牙語、巴斯克語並行，共同作為教學語言；D 模式則與 A 模式相反，唯教授西班牙語課時使用西班牙語，其餘課程則以巴斯克語進行。結果顯示，今日超過 60% 的兒童（16 歲以下）都選擇了 D 模式，公立學校的比率

更高達 80%；相較另兩種模式，此模式對學童成為一名流利的巴斯克語人士成效顯著（Garabide, 2015d）。

研究結果與討論

1979 年 12 月才成立，人口僅 212 萬的 BAC，土地面積（7,234 平方公里）甚至不及花蓮、台東的總和（Caro et al., 2017）。然而此一少數民族在佛朗哥政權結束後，展現出過人的團結，旋即借議會的力，規劃出完整、功能齊備的公共廣播和電視集團 EITB；除了媒體的「滲透」，教育方面推動三種雙語模式，如此一來，在「媒體」與「教育」的雙管齊下，巴斯克語得以在每位巴斯克人的生活中佔有一席之地，反映出此民族對語言、文化的復興不遺餘力。

另，巴斯克語名列 UNESCO「世界瀕危語言地圖冊」中的「不安全型」，但少數民族的語言真有保護的必要嗎？復興語言是一大工程，若要達成，耗費的是將是整個社會的資源。以 EITB 為例，政府投注的資金便超過七成；媒體使用的語言一致性，則仰賴教育的輔助。

身為局外人，我們無從評論巴斯克人的決定，但其堅定的決心，卻值得中文為母語人士的筆者反思。中文在全球的地位愈形重要，是否像西班牙語強壓巴斯克語般，正壓縮著某些地區通行的、我們甚至從未聽聞的少數族

群語言？而我們不見得熟知卻必聽過的台語、客語、原住民族語，在中文籠罩全台之下，是否也漸漸消亡？

Garabide 於《新聞媒體》一書中提到「回應全球化的作法即全球在地化 (glocalisation)：全球化無可避免，但我們能以「在地性」(localness)、即時性、親近性來因應，這也是必要的應對之道。然而如何以在地角度思考，每個社群或多或少都得認清自己的身份。... 每個所屬社群的語言使用者，也須對自己與其餘成員所共享的抱持信心」(Garabide, 2015c)。

結論與進一步研究

威廉姆斯 (Holly Williams) 道：「想要振興少數族群語言，需要的不僅是學術上的關注，或僅將之視為歷史。對一種文化的懷舊之情可能讓人麻木。」威爾士歌手桑德斯 (Gwenno Saunders) 則說：「大眾可能對文化身份認同不屑一顧，因為他們覺得這不過是多愁善感。我對多愁善感一點也不感興趣——我感興趣的是探索你們真正具有前瞻性的文化遺產。」

除了巴斯克人，歐陸另一端，位於英國威爾斯 (Wales) 的少數民族康沃爾人 (Cornish) 面臨的語言危機更為險峻，這也是桑德斯唱「A eus le rag hwedhlow dyffrans?⁶」(還有人聽不同的故事嗎?) 的原因，感嘆康沃爾語如

今只剩不到一千人使用；而其所屬國英國使用的語言還是全世界最強勢的英語。有別於巴斯克人建立自己的媒體，藉其普及巴斯克語，康沃爾人實在很難依樣畫葫蘆，畢竟時空背景、資金等皆大為不同；但對桑德斯而言，音樂、文化這樣的軟實力，足以媲美硬實力，與政治競選發揮同等作用。

英國已於 2020 年 1 月 31 日脫離歐盟，也許將導致周遭國家效仿，特別是當中使用異於官方語言或少數語言的民族。是故，假如再次反問少數族群語言究竟需不需要受到保護，考量文化多樣性與身份認同，答案理應不可置否：不管是巴斯克語、康沃爾語，或其他少數語言，唯有善加維護，才能形塑多元文化與認同。

參考文獻

A. 期刊

- Agirreazkuenaga, I. (2012).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empowering minority identities: Basque-language radio during the Franco dictatorship (1960s–1976) and their influence as identity catalysts. *Media, Culture & Society*, 34(4), 498–509.
- Caro, A. & Enciso Santocildes, M. & Castro Spila, J. (2017). The Social Innovation in the Basque Country. *Social Problems*.
- Cenoz, J. (2012). Bilingual educational policy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Basque Country. *Language, Culture and Curriculum* 25(1), 41-55. DOI: 10.1080/07908318.2011.653057.
- Garai-Artetxe, E. & Azpillaga-Goenaga, P. (2016). Advertising in the Basque Public TV (EiTB): linguistic

management and 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asque language. *Communication & Society* 29(4), 121-132.

Garitaonandía, C. & Casado del Río, M. A. (2007). *Television to Save a Language and a Culture: The Basque Case*. DOI: 10.1057/9780230604872_13.

Larrondo, A. & Larrañaga, J. & Meso K. & Agirreazkuenaga, I. (2012). THE CONVERGENCE PROCESS IN PUBLIC AUDIOVISUAL GROUPS. *Journalism Practice*, 6(5-6), 788-797, DOI: 10.1080/17512786.2012.667282.

Lewis, S. C. (2008). NEWS, NATIONALISM, AND THE IMAGINED COMMUNITY: The case of bilingual journalism in Spain. *Journalism Studies*, 9(3), 409-428, DOI: 10.1080/14616700801999212.

Sheyholislami, J. (2009). *Minority Language Media: Concepts, Critiques and Case Studies*. Cormack, Mike & Hourigan, Niamh (Eds). *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*, 34, 757-767.

B. 專書

Basque Government. (2008). *Fourth sociolinguistic survey*. Vitoria-Gasteiz: Author.

Garabide Elkartea (2015a). *The Basque Experience I: Some keys to revitalize the language*. Gipuzkoa: Author.

----- (2015b). *The Basque Experience II: Language standardisation*. Gipuzkoa: Author.

----- (2015c). *The Basque Experience III: The press and media*. Gipuzkoa: Author.

----- (2015d). *The Basque Experience IV: Education*. Gipuzkoa: Author.

Gouvernement basque & Gouvernement de Navarre & Office public de la langue basque (2016). *VIème Enquête Sociolinguistique: Pays basque. ?*: Author.

Gunther, R. & Montero, J. R. & Wert, J. I. (Eds) (2000). *The Media and Politics in Spain: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*. *Democracy and the Media: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*, Cambridge, MA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pp. 28-84.

UNESCO (2011). *Atlas of the World's Languages in Danger*. Paris: Author.

巴斯克自治區 (2009)。認識巴斯克自治區：文化，歷史，社會和公共組織一覽。Vitoria-Gasteiz：作者。

C. 網路

Williams, H. (2018). *The rebirth of Britain's 'lost' languages*. Retrieved 2019/12/10, from <http://www.bbc.com/culture/story/20180412-the-rebirth-of-britains-lost-languages>.

(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學生。)

¹ 臨比斯開灣 (Bay of Biscay)，橫跨西班牙北部與法國南部庇里牛斯山 (Pyrenees) 的巴斯克地區 (巴斯克語：Euskal Herria)，總人口約 300 萬人，其中約三分之二的人居住於西班牙領土的巴斯克自治區。BAC 於 1979 年 12 月成立，人口僅 212 萬的地區，使用的語言卻異於周遭國家：巴斯克語非拉丁語系，又不屬斯拉夫語系，更有別於國內另一自治區通行的加泰隆尼亞語，為目前歐洲唯一僅存的前印歐語 (pre-Indo-European language) (Lewis, 2008；巴斯克自治區，2009)。

² 原文：Paid “news”：China using Taiwan media to win hearts and minds on island-sources.

³ 佛朗哥時期，許多巴斯克人流亡美洲，人數由多至寡分別為南美洲、中美洲、北美州，有「巴斯克流亡」(Basque diaspora) 之稱。

⁴ 「世界瀕危語言地圖冊」將語言瀕危度分為六個級別，最嚴重至最輕微分別為：已經消失型 (extinct)、極度瀕危型 (critically endangered)、嚴重瀕危型 (severely endangered)、肯定瀕危型 (definitely endangered)、不安全型 (vulnerable)、安全型 (safe)。參考 UNESCO Endangered languages。

⁵ 參考 Garabide 網站：<https://www.garabide.eus/>。

⁶ 此為康沃爾語